

平 我的看戏经历

的韵味

与散文

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

的流派风格及其他

又本纵横谈

唱腔的新与旧

“板戏”与传统京戏

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京剧票友

京剧的道白

的“文武场”

的妙用

至善则思

中的善恶观

的原汁与无奈

中的“模糊处理”

的古意与现代味儿

的特色与“矛盾”

“新”老戏之议

气与“露怯”

京剧 冒昧地开出一剂“验方”

三芳 访苏演出所想到的

云若小说中看“梨园”

林与京剧

飞出金凤凰之“奥秘”

外唱京剧

文化 今昔差异析



石英

京剧艺术散文

石英 / 著

文艺出版社
A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HOUSE

石英

石英 / 著

京剧艺术散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英京剧艺术散文 / 石英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06-6063-8

I. ①石…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725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前言

我自幼酷爱京剧，除了凡能看者必看、凡能听者必听而外，在过年正月本村的“同乐会”中，也跟随有水平的票友们学唱京剧。但自十几岁参军后因从事“封闭性”较强的机要工作而不可能经常学唱，直至进入大城市后偶尔在留声机的唱片中听到旦角的唱段，才又勾起童年时的兴趣，也难免哼上几口，还深恐误了工作。

不过，与京剧的“情结”是伴随生命而运行。童年时除了看与听之外，还阅读了不少“戏考”（即当时出版的剧本），也常听内行的长辈们讲些有关京剧的知识；成年后，在看戏的同时也难免思考一些京剧中的问题。其间只有“文革”中是个空白。因为那期间我一直处于被专政或半专政状态，在大唱样板戏的年月里，我也被排除在学唱甚至欣赏的“革命群众”之外。好在我天性中缺乏喜爱“样板戏”的基因，倒也没有留下多少遗憾，因此其间的中断，总的来说并没有影响我与京剧的“血缘关系”。

至于在写作中涉笔于京剧,那还是近年来的事。起始是我忽有感触,写了一两篇国粹京剧的散文和随笔,发表后还被一些选刊和年度选本所选取;有好心的文友看到,便提示和撺掇我何不多写几篇?它对一般读者而言毕竟比较新鲜,还是很有点欣赏性的呀!我一想也是,长时间埋在脑子里也都浪费了,何不挖将出来呢?为此我大体估测了一下多年积存的资源,如果挖掘出来,还是可以编成一本不厚不薄的书。于是,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内,就边写边发表起来了,大体上是一个问题一个题目,一个题目一篇文章,体例是以散文和随笔为主,长短略有不同,但以两三千字为多。

我毕竟不是京剧的圈里人,算不上这方面的行家,这些文章当然不失专为介绍京剧知识,专业性也不太强,应定位于一个爱好京剧的作家谈个人的感受为宜。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其一,从书的内在来看,是由纵横两条线交错而成,纵线大致是笔者与京剧接触的经历,横则是在看戏中的感受与对京剧作为国粹之一的认识。而不可避免地有关京剧的知识也渗融其间。这些知识在本书中永远是与感受相依存而不是孤立地解说。

其二,谈京剧问题始终与笔者的职业爱好紧密联系着。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加以观照的。注重探讨京剧的艺术本质,钟情于对京剧蕴涵韵味的品评;而忌讳脱离艺术,脱离韵味而只着眼于纯京剧技术与程式。那不是笔者的初衷,也不是本书所承担的任务。当然,也并不回避纯京剧技艺与程式问题,因为京剧毕竟是京剧,又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文化品种,如果过于外行就没有多少资格谈京剧问题。

其三,本书虽有“学术”内涵,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此尽量不作成篇大套的学术性论证,更避免那种呆板、枯燥的纯理念阐发。力求做到深入浅出,活泼多样;但又不回避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尊重并热爱国粹京剧的前提下,也并非一味溢美,更不作迷醉式的谀

颂。坚持以历史的观点加以审视,从发展的观点进行分析;热情推助,却又要实事求是,不以“感情代替理智”,更多的是真诚地关注京剧的现状,关爱京剧的前途;笔者虽不是圈内人,却不作纯粹的旁观者。

其四,本书作者的初衷是服务于一般读者,面向喜欢或不反感京剧的普通观众,尤其是文学艺术爱好者。写作的思路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意念:不仅是帮助大家懂京剧、理解京剧,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京剧中汲取到有益的营养。这里固然有历史线索与框架,传统观念与道德内涵,但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美学本质特别是具体到内在韵致方面,无疑是有很大借鉴作用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京剧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山”,与它接近,与它对话(哪怕是无声的),便会发现它一点也不陌生。

目 录

001 前言

001 国粹京剧

007 忆当年:故乡那片京剧热土

010 那些年,我的看戏经历

015 京剧的韵味

021 京剧与散文

025 京剧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

029 京剧的流派风格及其他

032 京剧文本纵横谈

035 京剧唱腔的新与旧

038 “样板戏”与传统京戏

041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044 想起了京剧票友

048 有感于京剧的道白

052 京剧的“文武场”

055 京胡的妙用

058 京剧脸谱别思

063 京剧中的善恶观

071 京剧的原汁与无奈

078	京剧中的“模糊处理”
083	唱腔的古意与现代味儿
086	流派的特色与“矛盾”
090	挖掘“新”老戏之议
093	谈到运气与“露怯”
096	关于京剧,冒昧地开出一剂“验方”
100	由梅兰芳访苏演出所想到的
104	从刘云若小说中看“梨园”
108	侯宝林与京剧
112	僻乡飞出金凤凰之“奥秘”
116	在国外唱京剧
119	“京剧文化”今昔差异析
124	《逍遥津》 ——玩偶皇帝与被宰割者的悲情挣扎
128	《辕门射戟》 ——为俊扮小生提供佐证
131	激赏之余的思考 ——写在京剧票友大赛之后
141	看“大戏”琐谈
145	观剧轶事与联想
148	“爱”与“不爱”之间
151	京剧之“悲”和京剧振兴
154	忽然想到“大团圆”和“一切全报”
158	京剧发声的讲究及变异
162	艺术感觉浅谈
168	附录 ——本书作者长篇小说《追不回来的岁月》有关京剧的章节
177	后记

国粹京剧

两百多年前，盛行于长江沿岸的“四大徽班”，正当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之际，由御用“部门”的一声召唤而进京，从此湖广韵融入了京腔。至少在老生、正旦、净角等行当中，还保留着不少的“上口字”和“尖团音”。直到今天，如果一位正工老生或正旦青衣完全以现代普通话吐字发声，那将会被行家们指为相当的“不规范”，十分的“不地道”。

这就是所谓京剧融会形成于京，却又不完全姓“京”的微妙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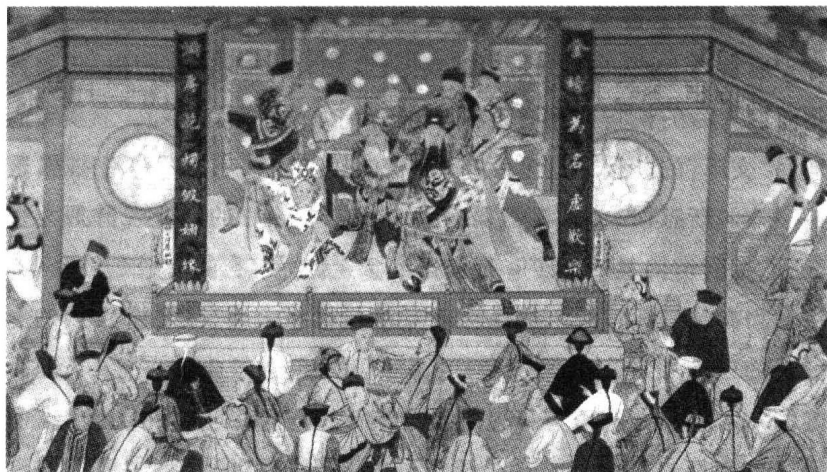
那么，最初的“京剧”是谁？哪些是它的宗师？可以说它是“同光十三绝”，它是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它是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很有意思的是，姓京的“京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掌门人和台柱子较少是籍属北京的坐地户，倒是江淮流域乃至江南人氏占了大多数。例如谭鑫培、余叔岩等都籍贯湖北，程长庚、杨小楼等原籍安徽，梅兰芳则籍属江苏，而周信芳（麒麟童）更是浙江人氏。在老一

代的名伶中,倒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占了一席之地,号称为“老乡亲”的孙菊仙自成一派,曾叫响一时。只是在大致相当或稍晚些时候,名角在北京(如程砚秋、言菊朋等)与河北(如盖叫天、李少春等)等北方地区如雨后笋生,众秀并起。

还有,京剧衍生发展之日就不那么囿于门户,遮颜蔽见,而是从不拒绝兼容并蓄,广纳弦音。它既有昆曲洞箫里溢出的魂魄,又有胡琴大师指缝间漏出的精灵;它既有地方剧种乃至民间小调的纯粹韵味,又有诗词歌赋绕梁三日的余音……

京剧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虚拟;但一切又都是实指。对它来说,所谓“天下”就在脚下,四周景物尽在演员眼瞳里闪现。八尺舞台上说无便无说有也俱有。有山、有水、有车、有船;有生、有死、有静、有动。手中的马鞭挥出千里驰驱,水袖抖出潺潺溪流。从几声急骤的锣鼓点中,能听得出千年厮杀;从月琴的纤指拨弹中,品得出剧中人心潮难平。台上如泣如诉,台下如醉如痴,许多时候,内行的戏迷们只听不看,而是细细地品味,甚至能在椅背上叩出隐隐的指痕,难怪我小时候在故乡,人们极少说去看戏,而几乎都是“听戏”。

“京剧”,在二百年间起伏跌宕,但总的说来是辉煌多于不幸。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迭出罗列凸起一座座高峰;四大名旦,前后四大须生等等,不一而足。看来,愈是顶尖的国粹,愈是不能永久地拢在一区乃至一国,往往会经意不经意地“渗”出国门。二十年代末迨至三十年代中期,当时“梅博士”风华正茂,先后远渡美国、苏俄与东瀛日本。就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获得了“文学博士”的殊荣,与蜚声世界的电影明星卓别林结识并成为知交;在苏俄,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居留于此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都以近于倾倒的心情欣赏这来自于东方古国的“神秘艺术”。曾经阅遍世间各类戏剧的权威们无不耸肩惊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们无不折服于无布景的舞台上何以能够千变万化,却又令智者能懂。那《打渔杀家》中河



此图为清人绘《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图中舞台结构和剧场形式已具规模。舞台上戏剧人物的扮相已与今无异。

水、船和人之间协调的互动，打击乐声中人物的轻盈起伏准确而又令人神往的意境。一种极其特殊的戏剧美学，一种舞台上的别开生面的诗。于是，又一个表演体系诞生了，而“梅兰芳”这个响亮的名字也亲切了中国。

新中国诞生后，国粹京剧在“推陈出新”中得到了合理的延续。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老观众仍然在传统的京剧氛围中得以微醺状态的享娱。而且又派生出一个新的现象，新中国的京剧访问团，连连风靡欧陆，在另一个相当挑剔的文化地域走红。就连“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中国的打击乐和胡琴和二胡有时也成了主角。《拾玉镯》中孙玉姣手中的无针之针、无线之线无形牵引着金发碧眼的观众的注意力；而“大闹天宫”中美猴王手中的金箍棒，更使整个欧洲人的眼睛围着它旋转……仿佛中国京剧团一变而为流动的大使馆，已建交和尚未建交国家的有幸观赏者，就像看默剧《三岔口》那样，不需言语就能彼此相通。

据说当年“老佛爷”慈禧十分地爱听戏，有的名角蒙恩而受到诰

封,有的受到其特殊钟爱而倍获赏赐;但其实她如同将孱弱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一样,也只是“玩”戏而已。真懂吗?非也。所以,正如百年前西太后的长指甲没有点破京剧的魅力的奥秘一样,三十多年前遭遇“文革”的断代,“红都女皇”江青的拨弄也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这桩国粹。新时期以来,在当局的大力扶持与热心的从业者的努力整合下,京剧仿佛又经历了一个新的春天。前所未有的境遇是:国家电视台和有关方面连续六届举办青年演员选拔大赛奖,还有隆重的全国性的京剧票友赛事;更新鲜的是京剧团走进了大学,一宗千锤百炼的艺术真心诚意地与年轻的票友们“结拜”。参与其事的还有在中国居留的好奇的老外,他们除了饶有兴致地背诵唐诗“床前明月光”,偶也会哼一句“一轮明月照窗前”。这是难度很大很容易走调的“二黄倒板”,非常“吃功夫”的老生唱腔,他们也偏往虎山行,也要尝试一下。尽管离着应有的佳境还不知远近几何,但切合了一句使人听着十分信服的贴心话:“重在参与”。这一切都昭示出一种旨在普及的势头。

当然,任何的艺术品类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它的时代土壤不无关系,京剧毕竟是形成于二百多年前的时代背景下,渗透着那些年月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欣赏趣味,与今天的许多人尤其是众多现代派的“女孩儿”和“男孩儿”的精神需求与欣赏意趣很可能相去甚远,指望京剧一时间像流行歌曲乃至某些电视节目那样的接受率与收视率是不现实的。也不能因为没有达到这样的普遍指数就预言京剧如何如何的不行了,甚至会和地球上的珍稀物种一样自然地消失了,云云。

即使不必加一顶“杞人忧天”的大帽子,至少也敢说一句不加任何装饰语的三个字:“不会的”。

其实,即使在几十年前京剧还处于盛期时,也不是人人都趋之若鹜的。我同学中的大多数人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听不懂唱的是什

么。”我清楚记得胶东解放区出版的《胶东文艺》登载的文章中,有人几乎是以轻蔑的口吻说:“平戏(当时的称呼,北平是也)中的旦角唧唧呀呀地大段的反二黄,听着都快睡着了。”说明历来基本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因此,我认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只要具备相当稳定的影响,有相当范围热爱它的观众,为时间证明是有深厚根基、独特的艺术魅力,纵然它永远不被人口中绝大多数比例的男女老少所青睐,也丝毫无损它真正的价值。适当推助扶持是必要的,却也毋须拔苗助长。也不必太多地指望“从娃娃抓起”就会有朝一日人人都成为京剧迷。我同样要说一句并非泼冷水的话:“不会的”。

还是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人们的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吧,譬如说对于“样板戏”,有不少经历“文革”灾难的过来人一听到那种唱腔,就不禁想起十年浩劫中的非人遭遇;而另一些比较年轻的听众则不管唱词中有否“三突出”之类的遗毒,还觉得颇为动听。对此,目前还未见到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权威说法,也只好由不同情况的人们“跟着感觉走了”。又譬如开国初期基于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颁布了为数不多的有问题的京剧剧目,其中就包括表现明代正德皇帝冶游大同宣府宿民间小店诱淫民女李凤姐的《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而前些年自动开禁,舞台上和电视屏幕上演得较火,而且被某些媒体和专家点评为“表现了皇帝与民间少女的一段爱情”云云。许多人都知道,明武宗朱厚照是历史上可算顶尖级荒淫无度的“天子”,强占民间美色无数,最后暴死于他设置的淫窟“豹房”之内。对于这样的“爱情遇合”,人家争演的雅兴不减,又有什么办法?再譬如:有的大城市出了非止个别的“天才京剧小孩”,在电视大赛中摘金夺银,被家长引为骄傲,也引得别人羡慕,但我也听到更多的青年学生反映冷淡:“一点也不喜欢”,我以为这还属于正常,一句话:包容万岁。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必要求太高、过苛,只要能听听京剧总

的说来还不失为优美的唱腔,又何须听懂每一句唱词儿?要的是如唐诗宋词般的韵味,那里有春雨,有秋色,有情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疗治浮躁与心灵的荒旱。不信,请看在公园的长廊里,春雨正为票友的清唱伴奏呢。

这也是一种珠联璧合。

忆当年： 故乡那片京剧热土

还是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乡间就流传着一个说法：“烟台的戏难唱。”原因是烟台这地方懂戏的人太多。譬如说民国××年京城的一位著名须生来烟台演戏，一不小心露了怯，被叫了倒好，从此那位名角就再也不来烟台了。我县距烟台还有一百多公里，但从大的范围讲也属于同一文化地域，所以自我记事时起，我们这里的“大戏”就很盛行。不仅县城西阁外有很势派的戏楼（据传初建于明重修于清），而且就连我村西南七里的芦头镇也有戏楼。至于农闲时节和春节期间凡大些的村镇常有人请戏班过来搭台唱戏。就是我们这么个一二百户的不起眼的村子，正月里组织起来的“同乐会”也能凑起来演上几出戏，不过一般不搭台子，只是“滚地摊”而已。可也别轻看，那时也有京城里回乡探亲的票友被款留住些日子，做做指导啥的，竟使爱戏的乡亲们也演得像模像样了。

当然，我县之所以如此红火，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两面靠



单雄信

《锁五龙》中的单雄信

口“听”过名角的戏,直到我大些的时候,他还向我炫耀:“俺是咱疃(村)顶开过眼的哩。”

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乡间,凡是戏曲的爱好者大都性格开朗,平时也幽默诙谐,交际较广,与乡里乡亲关系比较亲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叔伯舅舅,他早年跑过上海,下过关东,却都没有发财,倒是见了一些市面,据说在东北的时候,曾跟唐韵笙的一个弟子学过两口生行戏。这一点不知确否,但实实在在的是,他的嗓音很好听,除了花脸,老生、青衣、花旦、小生乃至丑角他都能演能唱。有人在私底下说他是“底包”,他绝对不爱听。有一年正月,他排了一整出戏《卖油郎独占花魁》,他演卖油郎,邻村的一个叫“黄毛”的后生饰花魁,两个不起眼的人物,却把一出戏叫响了,在演了几天以后,南庄北村的乡亲纷纷赶来观看。在这以后好长时间,我随我这位叔伯舅舅到县城赶集,许多外村人还能认出他来,老远就喊:“卖油郎!卖油郎!”

海,北面是渤海湾,西面是莱州湾,在两个海湾之间的岬角上,还有一个“一战”期间由我国民族企业家自行开埠的龙口港。据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口港码头也挺兴盛,与天津、大连、营口等港都有班轮往来。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大名旦和前后四大须生中,有好几位都在这里的戏院演出过。就连我家南邻的一个扛活的长工还不惜血汗钱徒步三十里去龙

真怪了，就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月，在解放区搞这样运动那样运动的间隙中，除去土改“复查”和蒋军侵占的日子里，我们那里的“大戏”演出也没有完全停止。记得1947年深秋国民党军逃窜之后，尽管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难，县城里临时搭起来的剧场又在准备开锣（原来的戏楼已在战争环境中拆毁）。县里分散的演员和票友重新组合，终于在转年的正月初五首演了《甘露寺》、《花子拾金》和《萧何月下追韩信》。

不仅如此，我县因靠海港，外出经商的人不少，家里有留声机和唱片者较多。据我所知，我村有此稀罕物件的至少有四五家。我的另一位远房舅舅就好戏，每当农闲和过年正月，他就在我家院墙外喊我：“石恒基，来听戏喽！”他家的唱片很多，什么“百代”、“胜利”、“高亭”公司的都有。我记得主要有余叔岩的《捉放旅店》、马连良的《苏武牧羊》、金少山的《锁五龙》、王又宸的《连营寨》、刘鸿声的《斩黄袍》，还有四大名旦合唱的《四五花洞》大伙最爱听。此外还杂以李金顺的“落子”戏和《洋人大笑》等等。

故乡这块京剧热土滋养了老少乡亲，丰富了我童年时期的文化生活，生发了潜藏于心的文艺素质。譬如，我对“韵味”的感应就是先来自于京剧唱腔，绝对早于我对散文和诗歌的感觉。